

都市田野觀察家

山
野
之
樂

►在「蜘蛛俠」陸千樂眼中蜘蛛非常可愛。圖為陸千樂給小朋友講解。受訪者供圖



鵬城蜘蛛俠 發現新品種

陸千樂被戲稱為「蜘蛛俠」，「深圳有多少種蜘蛛，基本上是我說了算。」他開玩笑地說，在他的記錄下，深圳的蜘蛛種類達到了312種。「我估計總量可能是500–600種，還有一些蜘蛛生活在樹頂上或者落葉堆裏，這兩個區域我還沒有專門去找。」去年，他在深圳發現的新種蜘蛛——深圳近管蛛，通過蛛形學研究學者林業傑在《動物分類學報（英文版）》發表的一篇亞洲蜘蛛論文正式公布，這是第一種以深圳命名的蜘蛛。

記錄上千種蜘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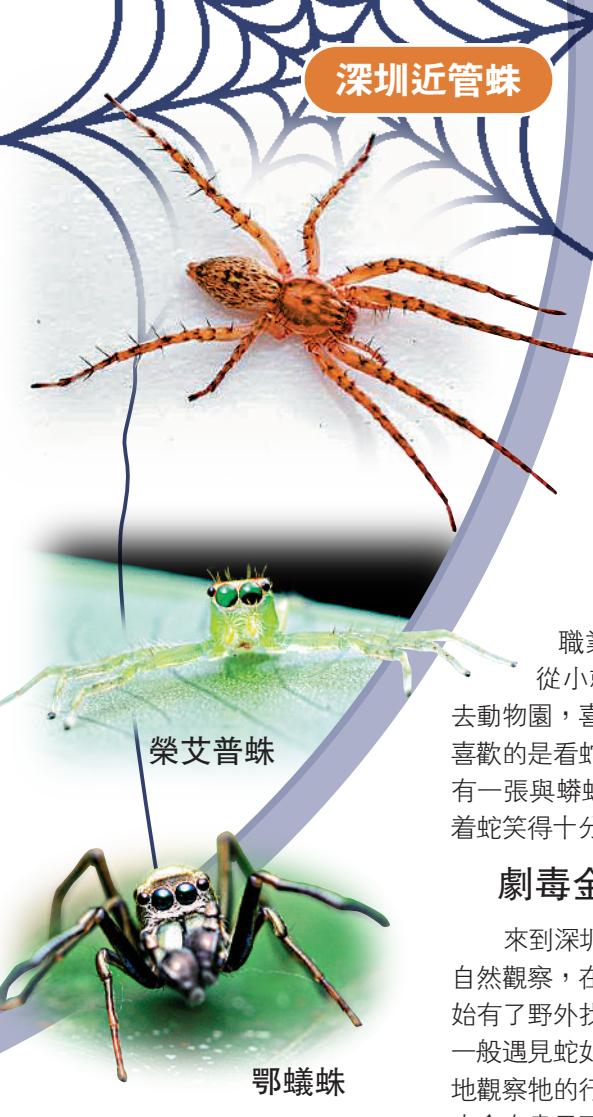
在深圳大學讀書期間，陸千樂加入了華僑城濕地自然教育活動，也由此萌生了研究自然的想法。「蜘蛛雖然常見，但一直沒有人專門對深圳的蜘蛛做過系統摸查。」從手機隨手拍，到添置單反相機專門拍。在他從2017年以來積累的圖片庫中，拍攝到1000多種蜘蛛。

說起發現新種蜘蛛，他依然很激動。「第一次發現是在深圳馬巒山的碧嶺溪谷。當時誤以為是管巢蛛，就把照片放進了『管巢蛛待定

種』文件夾裏。」他解釋，「近管蛛」的名字由來，就是因為外觀長得像管巢蛛。他將圖片發給了蛛形學研究學者林業傑後得到答案：這是一個新物種。於是迅速鋪開了找尋的範圍，在深圳阳台山、梧桐山等溪谷中，陸續尋覓到這種蜘蛛。在查閱了文獻紀錄後，最終確認目前深圳近管蛛僅在廣東、海南兩省有分布，為中國特有種。

在他眼中，蜘蛛非常可愛，「譬如常見的小跳蛛，大大的眼睛，毛茸茸的，放大後真很萌，現在網上一些跳蛛的動漫視頻，很受關注。」他正在與朋友合作醞釀蜘蛛的擬人動漫形象，目前有簡蚜腹蛛、白額巨蟹蛛、大頭蟻蟹蛛等。他的桌面上，是幾個「蛛娘」的立牌。他指着其中一個說，「這是大頭蟻蟹蛛，看到它腦子裏立刻有了翹起頭髮的劉海髮型，加上彎折的鬢髮，一個可愛的妹子。」

在他看來，在城市快速發展的過程中，人們應該更多考慮其他物種的棲息環境，例如在規劃建設前，對當地生物資源提前摸查，避免對野生動物棲息地造成不可逆的破壞。



深圳近管蛛

►劉佳「刷山」時見過的蛇，有了眼緣，也成了「老朋友」。
受訪者供圖

蛇妹設計師「初戀」是巨蟒

劉佳，圈中人稱「蛇妹」，職業是一名設計師。因為屬蛇，從小就對蛇很感興趣，別的小朋友去動物園，喜歡看大象、猴子、熊，劉佳最喜歡的是看蛇。在她晒出的小時候照片中，有一張與蟒蛇的合影，照片中，7歲的她抱着蛇笑得十分燦爛。

劇毒金環蛇 原來很害羞

來到深圳工作以後，劉佳才慢慢接觸了自然觀察，在圈內小夥伴的帶領下，她也開始有了野外找蛇、觀察蛇的機會。她介紹，一般遇見蛇如果是沒有驚擾到，都會先安靜地觀察牠的行為，為了拍到蛇的特寫照片，也會在盡量不傷害牠的情況下相應的去控制一下蛇。「能遇見蛇已經很難得了，若是記錄到牠捕食、交配、打架等這些行為都是極其幸運的事情」，見得久了，「刷山」時見過的蛇，有了眼緣，也成了「老朋友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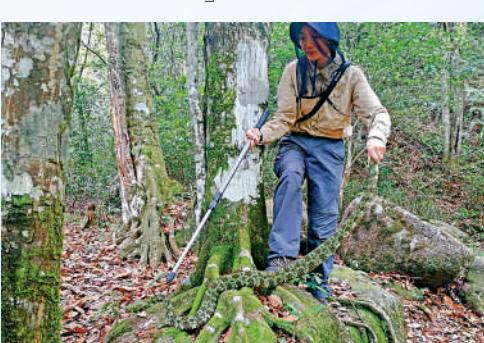
在她看來，即使是野外的蟒蛇，在知道人不會傷害牠的情況下



也會非常溫順。「很多人看到蛇很害怕，其實蛇看到人也很驚慌失措。」在她的描述中，令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毒蛇也可愛了起來。「金環蛇就是非常害羞的劇毒蛇，受到驚擾就會把頭埋在身體下逃避」，蛇妹就拍到過一條「貼秋膘的金環」，剛吞了一條蛇，還沒吞完，一直含在嘴裏害羞地躲着。

深圳的公園數量在全國城市中名列前茅，市區內及周邊都有山，物種豐富，對他們來說，是愛蛇之人的寶地。「我對工作的首要要求，就是『請假自由』，方便進山」。下了班，會去附近的公園走一走，見見「老朋友」會很開心。有時收到一點點關於一條沒拍過的不起眼的小蛇風吹草動的消息，就可以獨自一人殺到深山去尋找，「你永遠不知道下一條遇到的蛇是什麼蛇，野外總能給人驚喜。」

回顧2020年，因為疫情，很多活動都受到了限制，反而有了更多時間去「刷山」，這一年，她共記錄到蛇類36種。在一篇回顧的博文中，她寫下了這一年的「開門紅」、「高光時刻」……有小夥伴發現了一條深圳稀有蛇類「越南烙鐵頭」，她連夜趕過去相見，親昵地稱之為「小胖墩」。「當時我正經歷情緒的低谷，被發現『小胖墩』的興奮感淹沒了。」



►「蛇妹」劉佳協助控蛇拍攝紀錄片。
受訪者供圖

花朵活字典 流連峭壁間

王曉雲，在深圳的「花友」圈，是猶如百科全書一樣的存在，什麼月份開什麼花，花期多久，哪裏找得到，他都可以脫口而出。雖然並非專業科研人員，但王曉雲是近百種深圳新記錄種植物發現者之一，目前深圳擁有8種以城



►王曉雲是近百種深圳新記錄種植物發現者之一。
受訪者供圖



深圳秋海棠

市命名的植物新種中，深圳假脈蕨、深圳秋海棠，都是由他在深圳首次發現。他還是新物種墨喉南星的發現者。

回憶發現新物種——「深圳假脈蕨」，完全是「無心插柳」。2011年，蕨類植物愛好者蔡俊看到他的照片，聯繫他一同去看「福建觀音座蓮蕨」。「看完後，我們又去一個生滿桫欓的溪谷，無意間在一塊石壁上發現了一種形態特別的蕨類植物。」兩人便拍照以便查明種類。他們還請教蕨類植物專家王暉，經過近10年的對比研究，終於確定是全新物種，在2020年4月國際主流植物學分類期刊《Phytotaxa》上正式發表並命名為「深圳假脈蕨」。

執着解惑 為花「正名」

「墨喉南星其實很早就被發現，但一直被誤認為是心簷南星，其實兩者開花以後形態有很多不同」，王曉雲請教了不少植物專家，直到2018年帶對心簷南星很感興趣的馬政旭來看

兩種不同形態的花，這時發現它們的塊莖和雌花，甚至果實差異巨大。2019年3月，馬政旭將其作為新種墨喉南星發表，王曉雲的名字被列為論文作者之一，並加入拉丁學名中。

「愛好者發現新種要有持久的探索精神和遇到對的人」，他笑說，「新種發表後，很多花友遺憾與新種擦肩而過，有香港同胞更是捶胸頓足，說他們早前已在香港拍到過。」

奇花異草往往生長於人跡罕至之處，植物觀察經常要穿過密集的樹林，甚至攀上陡峭的石壁。「經常為了去看一株珍稀的花，要留大部分的時間在峭壁間流連。」

閱盡繁華，王曉雲的偏好是蘭花，2020年他一共拍了69種蘭花，目標是今年記錄90種。他的微博堪稱珍稀蘭花展示區：深圳香莢蘭、細葉石仙桃、二尾蘭、玫瑰毛蘭……為了防止隨意採摘，他在晒圖時特意註明，蘭花地址莫問。